

一湾春色

路来森

那些年,立春之后,我的祖母总喜欢坐在大门外,晒春阳。

大门外,十几米处,就是一个水湾。水湾的南岸,植有两株垂柳,生长经年,粗可搂抱,枝条纷披,婆娑可爱;水湾西边,是一块闲地,母亲用篱笆将其围起,形成一个菜园;菜园西边,紧靠菜园,生长着几株杏树,几株桃树——桃杏映门,乡下人图个讲究。

每年,祖母第一次晒春阳的时候,水湾总还结着厚厚的冰——青白色的冰,青得寒冷,白得生硬。晒过几日后,那冰的色彩,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了,由青白,渐变为苍白,时不时,冰面还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沉闷、苍郁,像时间的黑洞。

祖母听到后,总会自言自语道:“哎,裂冰了,春天来了。”

所以,多少年后,我都一直认为:春天,是从我家大门前水湾的“裂冰”,开始的。

又过了几日,冰面上,就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纵横交错的裂纹,裂纹越变越宽,渐渐地,裂纹中就渗出了水。那个时候,我常常顺着祖母的目光,走近水湾——水湾冰层的边上,冰变薄了,出现了薄而脆的冰碴,冰碴的缝隙中,也渗出了水,慢慢地,水就遮掩了冰层,看上去,湾水日肥。

湾水,滋润着岸边的泥土,于是,冻僵的泥土,湿了,软了。如沉睡初醒的女人,酥软了自己的肉体,慵懒出一份温暖、肉欲的情味。太阳一晒,湾边湿润的泥土,就蓬松起来,会出现一丝丝的缝隙,像一条条小虫,爬过留下的迹痕。

或许,春天真的就是一只虫子,它用自己的蠕动,蜿蜒出一个季节的色彩。

湾水荡漾的时候,岸边的柳树,就绿了。

那段时间,祖母特别喜欢看垂柳。柳树的枝条,柔软,款款如女人扭动的腰肢;柳丝密集,丝丝缕缕,又宛如女人飘拂的长发。柳眼嫩黄,一点点,一簇簇,密集在柳条上、春阳下,闪烁,如金星朵朵,又仿佛是春天的一只只眨巴着的眼睛。祖母痴痴地看着,她是从柳枝上看春天。或许,在祖母的眼中,春天,就是一位睡醒的女人——慵懒着,窈窕着,风情着,绰约着。

柳条绿了的时候,篱园边的桃、杏,也开花了。

先开的是杏花,次开的是桃花,杏花白,桃花红,艳艳映目,灼灼喜人。杏花最美的时候,是含苞待放之时,含苞的杏花,是红色的,点点红,殷殷红。春阳洒在这样的杏树上,熠熠生辉,“红心一颗春风吹,雨露枝头日生辉”,说的,大概就是此种状态。杏花含苞的时候,祖母常常会拄着拐杖,走近杏树,折下几枝花朵密集的,插入净水瓶中,作为清供,放置在堂屋的方桌上——她把春天,插在了案头。

桃花开的时候,我的祖母,也喜欢走到桃树下,看桃花。她的身边,跟着一只狮子狗,风来树摇,花瓣片片落下,狮子狗就追着花片跑,追着花片跳,嬉戏不已——它大概是把花片当蝴蝶了。后来,我读画,读到唐人周昉《簪花仕女图》,看到了图中的一只狮子狗,就禁不住嘿然一笑,感觉真像,或许,我们家的狮子狗就是从《簪花仕女图》中跑出来的吧。桃花开的时候,水湾湿地上的水草也纷然钻出了地面,芦苇、香蒲、薄荷、水蓼,等等。不过,还不小,只是一芽一芽的,嫩而鲜。

薄荷和水蓼,可食,母亲将其采下,粗盐揉过,便成为了时令小咸菜,辣辣嗖嗖,鲜鲜嫩嫩,以之佐粥,最是相宜。春气,在舌尖上弥漫,春意,沛然于胸,沛然于心,满是喜滋滋的满足。

蓦然间,也许就会有一场春雨,淅沥而下。雨,不大,落得很柔,很静,缠绵如一场春梦。雨落在水面上,就形成了一层淡淡的水汽;水汽袅袅,浮漾开来,烟雨迷蒙,湿湿的,润润的,笼了水湾,笼了菜园,也笼了那盛放的桃花。于是,大门前,诸般景色,氤氲相融,仿佛王维笔下的《辋川图》。

老故事

解良

家乡有一座老城,叫赫图阿拉城,城中有努尔哈赤兴建的满族第一座关帝庙。这座庙后来被推土机推倒了,关帝殿内的关圣君坐像与马殿里的泥塑马及马童都被毁坏。不过,这里的老故事还在。

我初访老城时,关帝殿已经翻建一新,城里的居民属于一个村的部分村民,我拿着一张翻拍的老关帝殿的照片找一些老人追溯过往,便听到了几则老故事。

从前城里有一个淘气的孩子偷偷溜进马殿,骑到泥塑马身上玩耍,结果就长到上面下不来了,直到家里的大人赶来上香祷告,才得以下马回家;秋天,城里有人在城外护青,夜里发现两匹马掠吃自家的豆子,呼喊去追,一直追进城,追到关帝庙前的马殿里,竟然看见泥塑的赤兔马和白龙马嘴角挂着豆叶和绿汁。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由真人讲述的亲历事件,你亲耳听到了,信不信?孩子为什么会长到泥马上下不来,两匹泥塑马怎么会在夜里变成一对神秘的精灵?如果你追问究竟是谁亲眼所见,讲述者言之凿凿称是他爷爷或父亲,再往下追问他的爷爷或父亲已经不在。用东北话说这是“懒大玄”,即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不着边际。居住在城里的小孩子对老故事深信不疑,马殿里的马对他们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后来我才发现老城的“懒大玄”老故事里藏有玄机。

随后许多年,我常来老城,采摘几束历史虹霓,听几则民间故事。尤其喜欢听那些被人亲历,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的传奇故事。比如,一个人亲眼看见关帝殿内的一个泥相脸上淌出了汗水。这让我想起从前翻拍的那帧关帝殿老照片,想到印在殿墙上的泥相侧影,难道它也是神灵?我问讲述者当时的年龄,他说,当时七八岁。我拿出小

“竹笋才生黄犊角,蕨芽初长小儿拳。试寻野菜炊香饭,便是江南二月天。”春意正浓,大地温润,野蔬遍地,水边采芦蒿菰蒲的姑娘,芦蒿一般鲜活。

春光瘦,如丰子恺的画,不丰腴,却意味深刻。故园陌上荠菜和马菜如邻家女孩一样,羞怯地躲在田塍陌头,静等采摘。

田埂上搁着一只竹篮、一柄小锹,远山如黛,柳林似烟,木桥静穆,炊烟袅娜,牧笛轻飏,一幅经典的油画。贴地皮小心一铲,啪的一声,野菜便温顺地躺在脚边。姿势优美而飘逸,颇有采薇采葛的意境。掐一段入口,微甜,汁液黏滑,浓郁的春味儿。

夕光濡染,天地澄澈,有旷古的幽静与清凉。村童挎着沉甸甸的竹篮,踏着葱茜的绿色,走在母亲布谷鸟般悠长悦耳的呼唤中。天幕秾丽,宿鸟一样,飞向巨蟒一般的村庄。

寻常野菜常在餐桌上泄露春光。大家吃腻膏腴肥甘、玉盘珍馐,想咀嚼一下往昔的清苦,领略淳朴的民风。一道菜肴,唤起绵绵的乡愁,顿觉“布衣暖,菜根香”。

用野菜做煎饼,咬起来自有一股馨香和乡土气息。出锅的煎饼,柔若玉脂,清香扑鼻。野菜与肉末做馅,可做青团、春卷、蒸包子。起锅,一只只葱绿如翡翠,温润似碧玉的青团,撩拨得人直咽口水。大家围坐桑木桌,吃着喷香的春卷,春味在口齿间散逸,恰如窗外春暖花开,草长莺飞。

屋外桃红柳绿,赏来有清欢。搦一块凉拌马兰头,咀嚼中层齿间流溢春天的汁液,味蕾当时陷入鲜美的沼泽中。油焖春笋,虽浓墨重彩的

时候破谜语的兴致与他探讨,泥相脸上要涂油彩,那“汗”一定是油彩被蒸发出来的水气,或者泥相刚塑完,被酷热的夏天蒸发出水分来。讲述者一口咬定那就是汗,不容置疑。

老城现今已经变成景区,居民迁走,没有了居民,就没有了民间,再也觅不到民间的老故事,这里的话语权归导游员。导游员的故事越来越玄天二地,让我不由得怀念起那些“懒大玄”的老故事。泥塑马吃豆叶,孩子长在马身上,泥相脸上淌汗等等。这些老故事为民间隐语——只有谜面,隐去谜底。人家要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有人怕弄坏了泥塑而编出来吓唬孩子的故事,那就失去了文化的魅力,恐怕关帝庙内的泥塑早就被孩子们弄坏了。



思考 苗吉 摄

春之味

宫凤华

洗礼,仍不掩其村野的馥郁本色,一口咬下,酱香略带焦糖的回甜,直击味蕾。一篮子豌豆头,姗姗带雨欢。剪一绺青韭,黄绿相间的鲜韭炒鸡蛋,让人品咂春天的味道。

香椿芽鲜活滋嫩,红似玛瑙,绿如翡翠。那嫣红的叶,油亮的梗,浓郁的香味,诱人胃口,为之垂涎。馥郁的椿香里,那跳动着温馨的春天正款款走来。佐酒浅啜,任阳光绵软轻抚,看岁月兀自流淌。

布谷鸣啭,江南的天色饱满柔和,沁出水来。乡下古旧而贞静的小院里,青苇女子,发髻婉约,低眉躬腰剪青螺,恰如俊俏绣娘在穿针引线。备好葱段、姜片,爆炒。拈一只轻轻一吮,脆爽又鲜辣的螺肉就随着舌尖裹进口中,鲜味四蹄,直奔唇腔舌颌而去。春月纯净,一家人低着头,吮嚼青螺,舌尖上的幸福与亲情洋溢的温馨,令人恍若隔世。

青苇萧萧,菰蒲凝绿,约二三布衣,老屋古院,青瓦泛绿,品咂春水河鲜,尘世渐远,岁月静好。春鲙的脊背,肉嘟嘟的,清香劲道、肥而不腻。细啜慢品,余味绵长,有乡愁的味道,就像水边丽人与你喁喁低语,心里一片波光旖旎。

晋代张翰想起故乡莼鲈味,从此味觉开始了乡愁,链接的是烟波浩渺的江南。鲁迅一生都在思念他的菰蒲,“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汪曾祺永远思恋他的高邮,他说“昂嗤”和茭白同烧,味道绝美。

嘴里有从前的老味道,像牛一样反刍,满眼都是袅袅升腾的炊烟。品咂乡愁的味道,寂寞的人生旅途中,是对生命的彻悟和警醒。品咂春味,咀嚼乡愁,抵达平和,浮世清欢。寻常岁月,便也山高水长、旖旎生动起来。

